

9月13日,在上海虹桥开往厦门北的G1651次列车上,有乘客发视频称,有两名女子乘坐高铁期间,在车厢内吃螺蛳粉,乘务员多次路过并未阻止,视频评论区有不少网友直呼“难以忍受”。12306客服回应称:高铁上并未禁止携带螺蛳粉,如果产生了刺激性的气味,影响到了其他乘客,则建议乘客不要在车上食用。(9月14日潇湘晨报)

螺蛳粉与榴莲、臭豆腐等食品类似,大众评价的差异性极大。螺蛳粉的味道一言难尽,有人爱有人恨。对于爱吃螺蛳粉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享受,可另外一些人闻却无法接受。目前,虽无明文禁止携带螺蛳粉,但在《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第九条,列出了其他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的物品,包括“硫化氢及有强烈刺激性气味或者有恶臭异味的物品。容易引起旅客恐慌情绪的物品”。对照可见,螺蛳粉在食用时会产生“强烈刺激性气味”,同时也会因其味道过于浓郁,引起某些乘客不安甚至于恐慌情绪。

由于高铁的速度快,密封性好,考虑到乘客的乘坐舒适度,要保持车厢内的空气流通和洁净,对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采取了禁止、限制等措施。前些年,在高铁上吃泡面,也曾因气味问题,引起过很大争议,最终高铁上不再售卖泡面。

螺蛳粉虽然有着广泛的食用人群,但在公共场合食用,会引发诸多纠纷、矛盾。因此,吃螺蛳粉要注意场合,最好不要在封闭性的环境里,特别是高铁、医院等公共场所。



有本版新闻线索
请扫码加群爆料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受访者供图

赖燕欢的状态并不符合人们对一位传统中年母亲的刻板印象,她穿着漂亮的裙子,踩着足尖鞋在舞台上旋转跳跃,舞姿优美,体态轻盈,仿佛有源源不断的能量随着她舒展的双臂蓬勃,网友小心翼翼地询问她“真的已经有孩子吗?看起来像25岁”。

赖燕欢已经45岁了,从42岁决定开始练芭蕾,到首次登台就拿下今年PDE国际舞蹈展演珠海分赛区比赛银奖,她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起初,是为了缓解家庭压力,缓和与孩子间的矛盾,赖燕欢才选择芭蕾。后来,从跳舞中,她逐渐找回自己。



赖燕欢

42岁学舞,45岁拿奖

深圳妈妈赖燕欢在芭蕾中找到自己

壹 女孩子都有一个芭蕾舞梦

赖燕欢在深圳居住,在香港工作,从事保险行业,常年往返两地,工作繁忙的同时,又不可避免要跟很多女性一样,围困在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之间。“我平时就是工作,然后加班,空下来的时间全部给到家庭、给到孩子,我好像一直没有自己的时间。”赖燕欢提到,“传统中国女性都有一种为家庭自我牺牲的意识,但有时我也觉得很痛苦。”

42岁这年,赖燕欢的孩子刚上初中,正处在极为叛逆的青春期,彼时恰好碰上疫情,赖燕欢工作被搁置大半,空闲时间多了,与孩子的接触也多了,两人想法常常不一,频繁地争吵、爆发矛盾,这让赖燕欢又头疼又苦恼。

“我就希望做点什么事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要全部聚焦在孩子身上,这样对他对我都好。”赖燕欢回忆道,她平时就很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自我要求高,察觉自己的形体体态在走下坡路后,她开始选择练瑜伽来加以矫正。

练习一段时间后,赖燕欢发觉瑜伽无法满足她的需求:“芭蕾跟瑜伽相比,你能跳出优美的舞姿,肌肉运动得更全面,在课堂上看赏心悦目的表演,跟优秀的人一起进步,随着音乐一起舞动,感觉非常美妙。”

选择芭蕾,还因为赖燕欢

贰 42岁从零开始学跳芭蕾

在舞台上跳芭蕾的赖燕欢,身形纤细,体态修长,随着音乐跃动旋转。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达到这种状态,赖燕欢直言过程特别艰难。小学时赖燕欢就接触过舞蹈,但多年过去,那点舞蹈基础早就得一千二净,在40多岁时重新开始学舞蹈,还是对柔韧度和核心力量要求极高的芭蕾,对赖燕欢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不像有些同学有童子功,一路跳舞到这个岁数,他们会形成肌肉记忆,而我只能一点一点从零开始学习,一开始就会发现自身有很多条件上的限制。”赖燕欢解释道,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体能大不如前,对肌肉的调动也不比年轻时得心应手,柔韧性也不差,这些会让她很多动作都做不到位或者完成不了是一些技巧性动作,有段时间她会在腰部和腿部绑沙袋,以此来锻炼核心力量。

起初,赖燕欢不断碰到困难,比如在练习过程中,机构舞蹈老师发现她右边的膝盖总是没有伸直,反复提醒过后,她还是没有办法纠正过来,她只能加大训练。“这就导致我右膝盖经常不太舒服,如果练的量很大的时候,我就需要去做针灸来缓解疼痛。”赖燕欢说道,无法做出完美动作是其次,有时她甚至会受伤,去年年初她有一次练习转圈,转第二个圈时

一个蒙尘多年的梦想:“我相信大部分女孩子都有一个芭蕾舞梦,因为没有自己的时间,我这个梦想一直没能实现。”从42岁开始,赖燕欢只要有空就会去练舞,除了每天参与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大课外,她还会主动找老师加练。

今年8月21日,经过三年学习,赖燕欢首次登台参加比赛,并获得PDE国际舞蹈展演珠海分赛区的银奖。PDE国际舞蹈大赛是欧洲国际艺术大奖赛的组成部分,总决赛会在法国举行,获得分区赛的金奖和银奖将有机会参加全国比赛。据赖燕欢介绍,参加这个比赛的还是练舞的孩子多,成年人非常少,到她这种年纪还能参加比赛的人更少,在珠海分赛区,赖燕欢被分到36岁以上的年龄段组别,与十余位选手同场竞技,最终高分拿下银奖。

赖燕欢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跳芭蕾舞的照片,并分享自己中才开始学跳芭蕾的经历,短时间内就获得高赞。抛开比赛的含金量不谈,网友们更为称赞的,是她在这个年龄还能一直保持向上的状态,有评论说:坚持就是最大的闪光点。敢于挑战自我,为很多已经认命归于庸碌的40多岁女性展示了人生路的另一种可能。

绊倒,脚腕受伤,为此到医院治疗。能够达到现今状态,除了自身努力外,赖燕欢认为也多了她所在的舞蹈机构和老师:“老师们特别专业,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根据我的特点进行针对性训练,也一直鼓励我。”

芭蕾舞的一大特色,是舞者穿着足尖鞋,或站立或转圈,旋转出优美舞姿,这对赖燕欢来说是另一大难点,她需要克服心理障碍。“立在足尖鞋上起舞,让鞋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对我们业余选手来讲,挑战很大。因为足尖鞋很硬,穿着很不舒服,会磨起泡,会流血。”赖燕欢回忆道,一开始穿足尖鞋时,她心里很害怕,没法穿着它转圈。

但在八月的这场比赛中,赖燕欢已经能够穿着足尖鞋起舞了。“我会给自己设定目标,希望得到收获,也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我的问题,去掌控自我。”赖燕欢自述自己是目标感极强的人,一旦确定目标,不管多难她都会为之努力,穿足尖鞋跳舞也是如此。她希望自己一直是向上的状态,跳芭蕾不仅让她的体态变好了,以前盆骨前倾、腰疼、肩周炎的老毛病也在慢慢好转,更为重要的是,学跳芭蕾给了她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她得以缓和家庭关系,也得以更加关注自己,掌控自己。

叁 在芭蕾舞中找到自己

赖燕欢练舞近三年,但直到今年五月,自己的老公和儿子才第一次正式观看她的演出。那是舞蹈机构组织的一次舞剧演出,赖燕欢饰演灰姑娘的恶毒姐姐,这个角色既要演出反角的“讨厌”,又要展现出诙谐的舞台效果,对赖燕欢来说,是一次不小的突破,她很享受那个过程。更让她欣喜的是,家人坐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等到回家后,儿子还一直跟她讨论剧目内容,“他会觉得,妈妈在舞台上原来是这样的闪光和投入,他还挺敬佩的。”赖燕欢说道。

从决定参加比赛到正式登台,赖燕欢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很多同阶段参赛的选手,大多已经准备了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两年多的舞龄就能登台,还是穿着足尖鞋,两个月练舞一支剧目就去参赛,在大多数同龄学员看来,不仅不可思议,还有点疯狂。

两个月的时间里,赖燕欢发奋练习,回看整个过程,她坦言其实自己反反复复都在煎熬。一开始音乐响起来后的第一个动作,赖燕欢就一直立不稳。“第一个舞姿我就定不住,当时真的慌了。你很想做好,但是又发现能力差距如此大,每天去练习就好像是在给自己添堵。”赖燕欢提到,她的体能跟不上,一开始根本没法把两个分钟都不到的剧目跳下来,基本跳30秒就没有力气了,只能咬牙顶住一遍遍练,“每一次跳完,我都趴在地上五分钟动不了,她累瘫在地上,能清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好像要蹦出体外了”。

但赖燕欢没有放弃。在采访中,她不断说道:“就算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段,也还有很多人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坚持。”在这次比赛中,赖燕欢通



赖燕欢参加2023年PDE国际舞蹈展演珠海分赛区比赛



赖燕欢获得2023年PDE国际舞蹈展演珠海分赛区比赛银奖

过工作人员得知,以前30岁以上参加赛事的成年人少之又少,但这次一个赛区就有几十人参加。在同一个机构学舞的学员们得知她要参赛后,也不时鼓励她。“有一位姐姐已经快70岁了,有一天她拉着我的手说你有勇气去参加比赛,已经非常棒了,她说技巧我们再怎么练习,也没法做到专业级别,她建议我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琢磨角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上。”

赖燕欢的参赛剧目是经典芭蕾舞《艾丝美拉达》变奏,舞者化身吉普赛女郎,拿着小鼓在舞台上浪漫起舞。

正式比赛那天,上台前,按照规则,赖燕欢离舞台很远,她预计还有两三个人才轮到自己上场,但突然工作人员通知她有一位选手没来参赛,“我还没有缓过来,还没来得及深呼吸”。

赖燕欢登场的一瞬间,她看到比平时时教室还要大一倍的舞台,看到白色的地板、蓝色的屏幕。刚站稳一秒钟,音乐就响起,此刻,她不是被生活庸碌磨平棱角的四十多岁女性,而是一名热情奔放的吉普赛少女,“我跳出去的第一下,贼猛!”赖燕欢说道。

麻风村最后的守望者

“村长”也曾是一名麻风病患者,病愈后留在村里负责照顾其他麻风病康复人员

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实习生 彭可嘉 王伟 通讯员 杨明伟

开车从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白诸镇向西南方向行驶约4公里,车辆从熙熙攘攘的马路驶入一片点缀着水塘和农田的开阔田园。田园中,坐落着一片没有围墙的住宅区。在这片由十几幢铺着粉色砖块的平房及十几栋普通旧式平房组成的住宅区里,几个老人坐着轮椅出房门走动,村里的土狗对着他们摇尾巴,临近饭点时炊烟升起,这里仿佛一个“世外桃源”。

这就是肇庆市皮肤病医院白诸麻风病住院部,俗称白诸新村。自1956年成立以来,这里曾设有450张床位收治麻风病人,为他们提供隔离治疗。1986年,肇庆市皮肤病医院对麻风病人采取的防治措施从“隔离治疗为主”转变为“社会治疗为主”。因此,部分病人治愈后逐渐回归社会,但还有一部分病人治愈后不愿回归社会,自愿继续居住在这里。

20世纪80年代时,白诸新村居住着150多名麻风病康复人员。随着时光流逝,人们慢慢老去,目前,村里仅居住着25名麻风病康复人员,年龄最大的是88岁,最小的50多岁。白诸新村的罗义昌也曾是一名麻风病患者,病愈后,他留在村里担任“村长”,平日负责照顾其他麻风病康复人员,是这个麻风村“最后的守望者”。

从麻风病患者到麻风村“村长”

罗义昌今年75岁,1986年开始担任白诸新村“村长”。他见到记者时,热情地招呼记者到树边的小凳子上坐下。他身体硬朗,讲话时声音洪亮,操着一口地道的高要乡音。直到细看到他手臂上的麻风斑块,到访者才想起他也是一名麻风病患者。

罗义昌出生在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感染麻风病时只有八岁。当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只是觉得手臂上“又痒又疼”。“村里有个卫生站,里面的工作人员发现我得了这个病。”后来去广州做检查,确诊了麻风病,于是罗义昌被安排至当时的高要县白诸医院进行隔离治疗。该医院即如今肇庆市皮肤病医院白诸麻风病住院部的前身。

隔离治疗的生活并不孤独:在当时的麻风村,病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互帮互助的默契氛围。罗义昌回忆,当时他和十几个麻风病患者住在一间病房,大家都睡在上铺的铁架床上。每当他饿了,或是不会处理生活琐事,就找同住的大人帮忙。病房里症状严重的患者无法行走,症状较轻的患者就帮他们穿衣服、上厕所。医院每天都会送来免费的一日三餐,有时还会送来衣服供大家换洗。

二十岁时,罗义昌康复出院,回村里务农十年。三十岁时,听说白诸新村开了鱼塘承包,于是他又回到了白诸新村,干起了养鱼的活计。当时的邓仲明院长见罗义昌热心,于是恳请他留下来帮助照顾白诸新村的150多名麻风病康复人员。

“院长和医院的医生、技工对我都很好。人生就是这样,你对我这么好,叫我帮忙,我没有办法不帮忙!”罗义昌笑道。从此,罗义昌便成了白诸新村的“村长”,一当就是近40年。

“人家死后有一炷香,我也心安了”

作为白诸新村的管理者,除了村民们的饮食起居外,罗义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妥善处理高龄老人的离世。

在他刚开始担任“村长”时,村民们的年龄在30至50岁;如今近40年过去,村民们纷纷老去,原本两至三人住一间房,现在可以一人住一间。“我送走了村里120多名老人。”罗义昌告诉记者。

每一次有村民离世,最早发现的是每天去各个房间给村民送饭的工作人员。当工作人员站在房门外喊里面的村民出来拿饭却没听到回应时,就会立即上报给罗义昌,“每当听到有人离世,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2019年,罗义昌曾接连见证了8位老人的离世。

确认村民离世后,罗义昌没有时间悲伤,他必须承担起料理后事的责任。他会马上打电话告知医院,请医院通知村民的家属。由于许多村民常年住在白诸新村,与家属疏远,因此绝大部分家属听到亲人的死讯后都请医院全权处理他们的后事。“亲属不想处理,就由我们病友来帮忙吧。”罗义昌说。

在以前,村民的遗体往往由殡仪馆直接拉走焚烧,骨灰被撒至白诸新村附近大山的树下。罗义昌不希望自己的病友这么孤单地离开,于是他开辟了村里一处废弃的瓦房作为“停灵堂”,在里面摆上桌子,用来停放死去病友的遗体,再摆一排椅子,供其他病友给死去的病友烧香。接受完病友们的祭奠后,遗体才被送去殡仪馆火化。

“人家死在这里,不能连一炷香都没有,我就请示领导,花一百来块钱买点香买点炮仗到这里,送人家最后一程。人家死后有一炷香,我也心安了。”

如今再到此处“停灵堂”,房子内外已经杂草丛生,外面的人迈不进去。罗义昌自豪地说,这间房子在过去三年都没有使用过,“疫情三年,我们没有一个病友离世。”

看着身边的病友们一个个离去,村民们依然保持豁达。被问及将如何处理自己的身后事时,村民莫胜荣笑了笑,“那些不理他啦,骨灰倒到西江河啦!”

其他守望者

除了罗义昌,白诸新村还有一名送饭工和饭堂师傅,一起照顾村民们的饮食起居。他们都是在白诸新村治疗麻风病的患者,病愈后留在村里帮忙。

记者在白诸新村的一片树荫下见到了赵敬秋,彼时他刚结束了一天的送饭工作,正在逗身边的小狗玩。

“那年我22岁,早上十点钟,我来到了麻风病院,生日都没这个记得清楚。”入院后,赵敬秋上的麻风病不久就被治愈,手脚上的麻风斑也褪去,只不过腿脚时常会发炎,只能靠服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止痛药吃多了,产生了抗药性,也不太管用了。”常年频发的炎症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行走状态,导致一条腿不吃劲,走路一瘸一拐的。

院里每个老人都是分开居住,最开始是各自负责自己的饮食起居,后面院里开设了集体饭堂,院里的一些老人由于年龄和身体疾病的影响,很难从住所到达饭堂。于是赵敬秋从2020年开始给麻风病院里出行困难的老人送饭,每天能拿到13元的工资。

“早餐是6点送过去,10点多送午饭,晚饭大概是4点多,每天工作时间大概是个三小时。”这三年里,他几乎没有间断过,只有腿疼到难以忍受的时候会休息。“痛到实在走不了就不送了,有一点点痛还是会坚持送。”

白诸新村饭堂的做饭工作则由庆文叔负责。下午5时30分,记者到访时庆文叔正在厨房洗碗,如今的他已经78岁,做起事来却很干净利落。厨房不算很大,却被他收拾得整洁干净。食材由政府供应;除去每月的生活费,政府会额外发放给他1100元作为补贴。“逢年过节的时候,政府会送猪过来,我们会聚在饭堂一起过节。”庆文叔笑着说。

食堂边上是一间休息室,摆放着一台电视和许多椅子,院里的老人常聚在这里打发时间。从庆文叔的话里,大致能拼凑出当年热闹的光景,“以前空闲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打牌,看电视,下象棋,打发时间,有的时候会打牌到凌晨。”

庆文叔回忆着那时热闹的场景,但神情又很快落寞下来,“现在大家都老了,有的耳聋,有的眼睛,没什么人玩了。”20多年过去,如今院里的老人年事已高,身体状态大不如前,能说得得上话的人也不多了。

小院里大部分时候都很安静,时常会让人觉得寂寥。罗义昌在院里养了很多小狗,有些狗已陪着他走过了十余年漫长岁月,“它们很好的,我走到哪,它们都跟着我。在这里太孤单了,它们陪着玩,会开心很多。”

院里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晚饭后,大家会坐在树荫下闲聊,院里的小狗会围着人群打转。此起彼伏的狗吠声,让小院里平添了几分热闹。

对于这份工作的未来,这位在院里耗费了大半生的老人只是朴素地说道:“老罗不食不骗,老老实实地帮,尽自己一份力。”(为保护隐私,报道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村长”罗义昌指着前方的“停灵堂”

